

中学生不可不读的
微型小说名作

任 敏 主编



母爱不会老

東方出版社

中学生不可不读的
微型小说名作

任 敏 主编



母爱不会老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爱不会老/任敏主编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12.3
(中学生不可不读的微型小说名作)

ISBN 978-7-5060-4477-6

I. ①母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4024 号

母爱不会老

MUAI BUHUI LAO

任 敏 主 编

策划编辑 刘智宏

责任编辑 李 葳 张肖旻

封面设计 阳洪燕

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 编 100706

邮购电话 (010)65250042/65289539

印 刷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144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60-4477-6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目 录



父亲的泪

父亲的泪	邓洪卫/3
归 去	邓洪卫/7
红木手链	陈永林/12
豆酥糖	周 波/17
故 事	周 波/21
刘三姐	邓洪卫/24
棉花糖	周 波/27
家	陈永林/31
通腿儿	宗利华/35
短命鬼,再踹我一脚吧	陈永林/38



飞向空中的盘子

坝	宗利华/45
---------	--------

母
爱

不
会

老



绿 豆	宗利华/49
过 门	陈永林/52
飞向空中的盆子	芦芙荭/55
游 戏	芦芙荭/58
游 泳	陈 毓/61
单线联系	袁炳发/65
坠落过程	吴万夫/68
挑着的家	吴万夫/71
没出息	刘正权/74
米 酒	刘正权/78



阳光心情

阳光心情	凌鼎年/83
儿子·妻子·老子	凌鼎年/86
喊 魂	陈永林/89
银项圈	陈永林/93
隐 情	李永康/96
岁 月	李永康/99
好好活着	陈永林/102
歌 王	陈永林/106
意 外	宗利华/110
姐 姐	陈永林/114



外婆点亮煤油灯

外婆点亮煤油灯	谢志强/119
反话	王琼华/123
不要问我到哪里去	马新亭/126
腿的托付	王琼华/129
寻 找	马新亭/133
爷爷的枪	马新亭/136
探 亲	谢志强/140
复活的南天竹	邵宝健/143
最后一个答案	王琼华/146
一片白云	谢志强/149
妈,别哭!	王琼华/152
鸟 巢	芦芙荭/155
变 节	司玉笙/159

母
爱
不
会
老



母爱不会老

后院的风景	邵宝健/163
大 哥	芦芙荭/165
乡下贵客	邵宝健/169



救命的水仙	邵宝健/172
老街汤王	刘建超/175
三 叔	芦芙荭/179
夜宿者	邵宝健/181
车夫和“小公主”	邵宝健/184
母爱不会老	王琼华/186
争抢木匣子	邵宝健/189
小 河	芦芙荭/191

父亲

的
泪



父亲的泪

邓洪卫



那个下午，父亲将场上的花生翻了一遍。回到屋里，戴上眼镜，翻看昨天的晚报。这张晚报是今天上午送来的。到现在，父亲已经翻来覆去找了好多遍了。当又一次确认没有发现作家儿子的文章时，父亲又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张晚报，翻开，凝神读一篇文章。不用问，这篇文章是他在城里当作家的儿子写的。

几个村干部就在这时候像泥鳅一样滑了进来。

为首的那个人干咳一声：“胡老师，您又看报呀？”

父亲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，看清楚说话的是村支书吴美德。父亲说：“是吴书记呀——”话悬在空中，却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也咳嗽一声：“啊，看报。”

“我们村委会有的是报纸，哪天我给您捎一卷来。”吴书记说着，顺手抽过一张凳子坐下。

父亲取下眼镜，轻放在桌上，说：“每天一份晚报，够了。”然后扫视屋里站成一圈的大小村干部，问：“有事？”

吴书记说：“主要是来看看您，顺便说一说不品的事。”

母
爱

不
会

老



一品就是我哥，我父亲的大儿子。

吴书记说：“一品欠提留款二百块钱，已经近一年了，我们做了大量工作，做不通呀！要我说，算了。可是，别人不让呀，村里近百户人家，都交了，怎么就他不交？”

吸了一口烟，接着说：“村里已经研究了，要请派出所来执法。我是您学生，一品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不能看着他吃亏呀，所以，我想请您劝劝他。”

父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吴呀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，一品把我当做仇人呀！”

大哥确实把父亲当做“仇人”。父亲跟大哥的“仇”，是在大哥第二次高考落榜的那个夏天结下的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晚上，我们家屋里弥漫着浓浓的猪爪子香味，那是我姐从街上捎回来的。父亲、大哥和我，每人的碗里都有一截肥肥的猪爪子。就在我和我哥啃得满嘴冒油的时候，父亲却将属于他的猪爪子夹到大哥的碗里，然后，他用商量的口气对大哥说：“你看，明年是不是就别考了，让二品考吧。二品成绩不错，能行。等二品念成了，我再缓出空来，让你学个手艺。”

大哥像被骨头卡住一样，顿在那里。好一会儿，我听到“叭”的一声响。那是大哥把碗砸了，那截猪爪子也滚落在地。大哥起身，回屋，甩上房门。父亲站在大哥的门前，张了半天嘴，终于转过身，将那截沾上泥的猪爪子捡起放在桌上。打那，父亲再也没吃过猪爪子。

第二天，大哥就离家去了南方。大哥到南方并没混出多少名堂来，最大的收获就是混回来我嫂子。回来后，大哥在村里做起了文书，后来又不做了。大哥盖瓦房的那年，父亲曾送去两千块钱，被



大哥冷脸退了回来。

大哥说：“我们是仇人，我就是要饭也不会到你的门上去！”

果然，十几年，大哥再也没跟父亲说一句话。

这十几年，我们家也起了很大变化。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上了大学，还混成个作家，隔三差五在地方晚报上挤一块豆腐丁。于是，每天，在晚报上苦苦寻找我的豆腐丁成了退休后父亲的一大乐事。这几年，父亲的日子好过了，手头也小有积蓄。父亲经常对我说：“如果在十年前有这个样子，你哥就不会这样待我了。”

可是，毕竟，十年前没这个样子呀。

当然，这几年，我也曾多次劝过大哥，可大哥就拧着那根筋不放，没办法呀。

当父亲从伤痛的记忆中回到现实时，吴书记已经站起来，他说：“好，就这样吧。”

几个村干部像泥鳅一样滑出窄小的屋门，滑到空阔的院场上。他们都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同时仰脸看天。他们的脸上像抹上一层脂膏，泛着油亮的光泽。不知谁踩着了花生，发出了一种清脆的声音。这时，他们听到屋里传出来父亲急急的声音：“吴书记，你等一下。”他们同时扭过脸。他们看到父亲从里屋出来，将两张百元的票子放在了吴书记的手上。吴书记接过来，握住父亲的手说：“胡老师，您是个好人呀，一品会理解你的。”这话是阳光，父亲的心像场上的花生一样，暖和起来。

只是父亲心里的暖意并没有持续多久。第二天，父亲到小街去卖黄豆，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我嫂子。嫂子跟我大哥一样，几乎不跟父亲说话。但那天，很意外地，嫂子说话了。嫂子说：“你上了那帮狗日的当了。见父亲皱着眉头茫然不解，嫂子说，一品曾给村里

白耍了两年笔杆子，应该得八百块钱，可村里到现在一分钱没给。他们赖，我们凭什么不能赖？”

嫂子还说：“你教了几十年书，都教哪去了？”

父亲愣住了。父亲倒没有去计较嫂子那不合身份的语气。父亲真的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。后来，父亲果断地回转身，拎着空口袋向小街上的村部走去。

直到下午，父亲才回来，据说是吴书记留他喝了酒。父亲不顾多年的胃病，喝了几杯。父亲对我嫂子说：“他们答应了，欠一品的工资一分不会少。”嫂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很不屑地说：“那帮狗日的，没一个说话算话的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！”

但太阳真从西边出来了。当天晚上，村会计就将八百块钱送到大哥的手里。大哥和大嫂都有点发晕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村会计始终挂在脸上那诡秘的笑意。

一连好几天，大哥和大嫂都处在一种晕晕乎乎的状态。

可是，村里又有了一种传言，说那八百块钱工资，其实是父亲垫上去的。为此，父亲还请在场的村干部们喝了一场酒，让他们保守秘密。村干部们也都当众拍了胸脯。

有人向父亲提起这事，父亲瞪眼说：“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傻事！”可是心里却骂：“那帮狗日的，果然说话不算话。”

几天后的一个中午，快到十二点钟了。小村屋顶上的炊烟渐渐淡了，家家户户都端着碗围坐在自家树阴下的小桌旁。父亲从小街上回来，一路上，不断传来热气腾腾的招呼声：“吃饭啦，胡老师。”父亲微笑着表示谢意。父亲的脚步移过大哥家的门口。从大哥家的屋里飘来浓浓的肉香味，那是熟悉的烋猪爪子的香味。父亲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眼里泪花闪烁……

归 去

邓 洪 卫



夏天的早晨，吴天厚老人到城里去看女儿。

此行缘于头天晚上的一个梦。梦中，女人说，你去看看咱的女儿吧。像往常一样，老人拉住女人想扯些话儿。可今天女人却奇怪，再没二话，只是用眼睛睥他一下，掉头走了。

老人静坐床头，默默吸烟，脑子里回旋着女人的话，想，是呢，我该去看看女儿了，天亮就去。

窗儿，被满屋的烟雾缓缓熏亮了。老人起床，从门后的鸡窝内捉了那只养了好久的老母鸡，捆了两爪，放在柳条篓内。

在老母鸡“咯咯咯”的抗议声中，老人花五块钱，乘上去城里的中巴车。

老人不愿进城，实在是不愿见他的女婿。唉，女儿真是中了邪，相上这么一个混街郎！

那个上午，太阳升起很高的时候，女儿带着那人，那人拎着烟酒，来了。老人一接那人的眼神，心就一紧，像是腊月天里被河水激了一下。

母 爱

不 会

老



那人剖开一个西瓜，黑子红瓤地摊了一桌。那人挑了一片最大的递过来，老人却没接。是女儿接过，递给老人，方缓解了尴尬。

那人说话了，那人的嘴就似瓜瓤儿般甜。

任你怎么甜，我眼里就是搁不下你。带来的烟酒，原封不动带回去！

怎的？赖着！操起打狗棍，擂断你的狗腿，看你还敢不敢上门！

可女儿却背叛他这个老子，护着那混子，铁心去了城里。

那个夜，他拉着女人扯了一宿的话。

你看看呀，这就是你拿命换来的亲女儿呀！

为了生她，你流了那么多血呵！

那混小子，我一看他的眼神，就知道心眼歪，不可靠呀！

扯着扯着，老人竟然将脸闷在被子里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女儿这一去，就再也没回来，结婚了也没回来。那个街混也再没有登过他家的门。

他心灰意冷，发誓再不见女儿。可又怎放得下心？到城里悄悄打听，知道女儿过得并不如意。那个街混很懒，经常在外面和一群狐朋狗友吃喝赌牌，据说，外面还有小女人。

一次，他在女儿家的巷口截住女儿。女儿说，我已经怀上娃了，等娃儿生下来，他就能收心。

太阳火暴暴地，将不满聚在这个城市。城市就像农家灶屋里的草锅，人群就是锅里的沸水，这儿冒出一泡泡来，那儿冒出一泡泡来，显示着一片热闹景象。老人斜挎着篓，融入了这锅沸水当中。他低着头，向女儿的家里走去。从车站到女儿家，这段路不算远，可老人步履蹒跚，走了许久。



面对女儿家紧锁的院门，他忽然胆怯起来。这个院门，他一次也没进过。有些时候，他会在街口的树下站着，远远地看。

他们一家去医院了。一个人从老人的身后走过，走出几步后，忽然回头说了一句话。老人便转身奔医院去。这一次，老人的步伐加快。篱里的老母鸡仍在高高低低地唱歌。

医院洁白的墙壁和过道上匆匆行走的白大褂，晃着老人的眼。老人感到，这里的水泡比街上更为拥挤，也更为复杂。老人在一个白大褂的指点下，走上二楼。远远地，见那个混混，皱着眉，坐在妇产科的门口。

那混混见了老人，一愣，旋即迎上来，接下老人的柳条篓。刚刚安静的老母鸡又开始鸣唱起来。

咋样？老人问。

那混混的目光闪向那个“禁止入内”的大门，说，刚进去。

老人欠身坐下，目光却一直在“禁止入内”的门上停留。

他哆嗦着从袋里掏出烟。那混混立即握着打火机迎上来。老人却又将烟收回，兀自生生地叹了一口气。

时间在炎热的空气中无声地流淌，老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“禁止入内”的门。终于，“禁止入内”在老人的逼视下陡地闪了进去。

两个盯着门的男人也都陡地站起。

护士向那个人招招手，说，你进来吧。那混混问，生了吗？护士说，没呢，有点难产，需要你给她打打气。

那混混跟着护士走进，去，“禁止入内”愣愣地弹了回来。

时间仍在流淌，无声而焦灼。终于，“禁止入内”又陡地闪了进去。先是出来两个穿白衣的医生，那个人也随后跟出来。

生了，男孩，八斤重呢。那个已为人父的人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甩了甩手说。

你先回去，把这只鸡杀了，我马上回去炖鸡汤。

老人从那人的手里接过钥匙，又将柳条篓背了起来，缓缓地向下走。穿过楼下大厅悲悲喜喜的喧闹，走上了熙熙攘攘的街道，走向几条街外的那个院子。

老人走到第一街口，停留片刻。那个街口发生了一起两辆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，街口挤满看热闹的人群。

老人继续往前走，走到第二个街口，又停留片刻。那个街口正过着车队，十几辆豪华轿车穿梭而过。

老人的脚步继续向前挪移，在第三个街口又停留片刻。正有一个赤裸身体的疯子，在街心跳着一种怪异的舞蹈。

……过了第五个街口，老人就到了女儿的家，他开了门。一刻也没停，就从厨房里找来刀、盆和碗。

很快，那只鸡就皮光光地躺在了盆里的热水中，盆的旁边堆着一堆鸡毛。

老人站起来，又接来一盆干净的水，将鸡反复洗净。他还想站起来，将鸡送到厨房去。他不会用城里的液化气，只有等女婿回来了。可他的腿上没有一点力气。他倚着墙，想歇一会儿。这时，他看到他的女人正笑笑地站在面前。

你有孙子了，八斤重呢。老人说。

没事了？女人握住他的手，说。

没事了。老人说。

.....

大概过了一个小时，女婿回来了，他看到他的老丈人正安详地